



戲曲選

借髢髢

武安落子

借 髢 鬚

序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北京市音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096 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序

统一书号：10069·430 字数 25,000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1 1/2

196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册

定价 (7) 0.16 元

## 編輯凡例

一、編輯《戏曲选》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解放以来，在整理、改编和創作戏曲剧目方面的成績，以此向各地提供优秀剧本，和交流整理、改编与創作的經驗，从而促进我国戏曲艺术的發展与繁荣。

二、《戏曲选》所选的均是各劇种最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它們經過長期舞台演出的考驗，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人民富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三、《戏曲选》所选剧目，仅限于解放以来整理、改编的傳統剧，和創作的現代剧与历史剧。未經修改的优秀傳統剧目，不包括在此选集內。

四、在选定剧目时，除了衡量剧作的文学水平外，还考虑了它的舞台演出效果。

五、《戏曲选》除选入剧本外，还附有評論文章、选曲和剧照等，以便讀者从本集里，不但能够讀到优秀的剧本，还能了解剧本的演出情况。

六、《戏曲选》录入評論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讓讀者了解所选各剧的整理、成長过程，以及观众和戏剧界对它的評价。所載的評論文章的論点，力求鮮明、公正，但在某些問

題上，我們同意評論者與劇作者不同的見解并存。

七、《戏曲選》錄入选曲的目的，是为了讓讀者了解所选各劇音樂上的特色與創造。但是演員所唱的詞有時和劇本上的詞有些出入，如要求完全服从劇本，曲譜便要受影響，故不強求統一。

八、《戏曲選》所选劇目，均已取得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的同意，有的是他們直接推薦的。但是我国劇種劇目極多，群众的創作層出不窮，很难在短時期內，拟出十分恰當的全目來。为了使这部选集更好地体现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精神，希望广大讀者也隨時向我們推薦優秀劇目，并指出我們工作上的缺点。

九、为了滿足广大讀者不同的需要，《戏曲選》分別以專集和單本形式出版。

我們謹向热情支持与帮助編輯这部选集的各地黨組織、文化主管部門和劇團致以深深的謝意！并望今后繼續給予我們幫助。

中國戲曲研究院

1959年1月

# 目 录

## 編輯凡例

借髢髢(武安落子) ..... 孙富琴口述 (1)  
王昌言、李庆番、孙富琴整理

## 附 录

武安落子《借髢髢》选曲 ..... 曹成章、程澍田記譜 (22)

# 人 物

小四姐 王嫂

四姐上。

四姐 (唱“流水板”)

四姐我一夜沒睡好覺，

有件事兒想心裏。

今初六，明初七，

娘家門口大会哩。

有心娘家去看會，

身上少穿无戴的。

渾身上下借齊備，

头上缺少花鬢鬢。

“光禿溜”地多難看，

大会上一走穷穷氣氣。

要是有了鬢鬢戴，

大会上一走笑迷迷。

俺家女婿对我講，

王嫂的髢髢新买的。  
有心去和王嫂借，  
又怕王嫂不借給。  
一堵坯牆隔兩院，  
俺俩本是好邻居，  
借与不借走一趟。  
舍着臉皮撞撞去。  
大步小步来的快，  
王嫂大門上着哩，  
我用手打門高声叫，  
叫声王嫂开门哩。

王 嫂 (內声)誰叫我哩?

王嫂上。

王 嫂 (唱“流水板”)

我正在鍋台捏窩窩；  
猛听得門外人叫哩。  
灶火里添上一把火。(添火)  
到在門外看看是誰。  
上前开开門两扇，(唱“數落子”)  
哟！咳！原来是小四姐，好邻居，在門外，她  
叫俺哩！(唱“流水板”)

門外風高難盤話，  
隨我到在俺家里。

王嫂說罢头前走，

四 姐 (唱)后跟四姐女花枝。

王嫂 (唱) 領着四姐来的快，  
四姐 (唱) 来在王嫂当院里。  
王嫂 (唱) 有心引你上房坐，  
烟熏火燎坐不的。  
有心引你西屋坐，  
西屋里拴着个大吽驴。  
西屋上房都不能坐，  
院子里站着把話提。  
你住东，俺住西，  
隔壁头咱是好邻居。  
沒事不到俺家下，  
不是借东就借西。  
那一天借了俺两瓢面，  
借了俺两把花“不繩”(“架”讀作吉)  
借俺的油借俺的盐，  
借俺的醋蒜調菜咸。  
借俺的碾子借俺的磨，  
借俺的耙借俺犁。  
借俺的繩借俺套，  
赶集上店借俺鞍。  
今天来在俺家下，(轉“數落子”)  
可借米、可借面、可借煤、可借炭、可借老葱  
配老蒜，你借啥东西？(編“流水板”)  
問四姐到來有啥事？  
快对王嫂把話提。

四·姐 (唱) 魚帮水，水帮魚，  
隔牆头咱是好邻居。

今天来在你家下，(轉“數落子”) 不借米、不借面、不借煤、不借炭、不借老葱  
配老蒜，这些东西俺都有哩。(唱“流水板”)

这些东西俺都有；

俺想借件別的东西；

今初六，明初七；

俺娘家門口大会哩。

王 嫂 四姐，你娘家大会俺哭不去，来找俺做啥哩？

四·姐 (唱“流水板”)

跟俺女婿商量好，

到俺娘家看会去。

(打住) 摆身衣服俺都有，

头上缺少花鬏鬏。

俺家女婿对我講，

王嫂鬏鬏是新的。

今日来在你家下，

来借王嫂花鬏鬏。

王 嫂 四姐，怎么說，你来攬俺炕上的席子？

四·姐 借你鬏鬏。

王 嫂 你想割俺的鼻子？

四·姐 借你头上戴的鬏鬏。

王 嫂 四姐，你要借俺別个，都借給你，你要借俺鬏鬏，  
俺就不借給你。(唱“慢板”)

說鬏鬏，道鬏鬏，  
鬏鬏不是容易來的。  
在俺娘家當閨女，  
十几年攢了點小體面。  
快出嫁才把鬏鬏買，（轉“數落子”）  
你二哥，看好日，抬花轎，吹大笛，的的打，  
打打的，打打的，的打打要俺去。（唱“流水  
板”）  
自从俺把王門過，  
一天到晚戴鬏鬏，  
担水俺也戴鬏鬏，  
搗碓俺也戴鬏鬏，  
推磨俺也戴鬏鬏，  
燒火俺也戴鬏鬏。  
你二哥生的不成貨，  
終朝每日賭錢去。  
恼一恼我找到賭錢場，  
俺二人吵吵鬧鬧回在蒙莊。  
他一捶打在我鬏鬏上。  
小四姐，

四 姐（唱）王嫂來，  
王 嫂（唱）不好了！  
四 姐（唱）咋着來？  
王 嫂（唱）把鬏鬏打得扁扁的！  
刚刚把俺鬏鬏打坏，

又来了大嫂叫我哩。  
东庄有个媽媽会，  
到在那里去坐席。  
一席上坐了俺人八个，  
七个人头上都有鬏髻。  
王嫂头上摸一把，  
摸了一把“光禿哩”，  
“禿哩光”，“光禿哩”，  
“光禿哩”头上就鬏髻。  
那天回在俺家下，  
給你二哥要鬏髻。  
要的慢了不答理，  
要的紧了打俺哩。  
小两口吵嚷家园内，  
来了俺娘瞧閨女。  
俺娘掏出二百錢，  
她教俺攢成体己买鬏髻。  
二百大錢教处放，  
放在西屋炕洞里。  
你王哥掏灰垫猪圈，  
一垫垫到猪圈里。  
过了三天才知道，  
急忙忙圈里去扒泥，  
扒了半天沒找到，  
气得王嫂哭嘴嘴。

从此我立下一条誓，

起早睡晚攢体己。

人家睡觉我不睡，

四姐 (唱) 王嫂来，

王嫂 (唱) 小四姐，

四姐 (唱) 你不睡觉作啥哩？

王嫂 (唱) 三更半夜把线纺，(转“数落子”)

            抱着，纺花车，吃楞楞，吃楞楞，吃楞吃楞  
            转的急。(转“流水板”)

            星星月亮一塊轉，

            五冬六夏不休息，

            纺花纺到多半夜，

            睏得我睁不开双眼皮，

            车子怀里打了个盹，

            铁锭子扎在俺手心里，

            忍住痛再把纺车捧，

            门外雄鸡连声啼，

            有心躺下合合眼，

            心里想起了花鬏鬏。

            为纺花累了个腰痛病，

            三年才攒了一吊七。

            花鬏鬏，花鬏鬏，

            本是俺手指头捧来的。

四姐 王嫂来，你那鬏鬏是多少錢买的？

王嫂 两吊八买的。

四姐 两吊八，你刚才說纺花撒了一吊七，咋又成亨俩吊八啦？

王嫂 还有哩！（唱“流水板”）

放下屋里說外头，

放下家里說地里。

麦子熟了一片金，

手撮竹籃拾麦子去。

出得村庄拍头看，

麦子好的真出奇。

王嫂越看越眼气，

好麦子都是人家的，

地多的，真小气，

掉个麦穗也舍不的。

前边割，后边拣，

麦个捆得圆圆的。

日头好似“烧铁”烫。

王嫂等得怪心急，

捋着地边拾了一把，（唱“数落子”）

又来了，槍打的，鹰抓的，三片子嘴，尖嘴小

秃看地的。

他言道：咑咑！王老二家的慢下手，

麦子还没拉完哩！

上前把我推出地，

一把麦子夺过去。（唱“流水板”）

我坐在地边正生气，

王八羔子叫拾哩。  
王嫂拾了两三穗，  
又来了一群野小子，  
乒乓二五下了一地，  
把麦子拾的光光哩！  
我左拾右拾拾不过，（叫“数落子”）  
俺只得，坐在地，用指头，捏麦子，一个籽，  
两个籽，三个四个五个籽，捏到篮里。（唱“流水板”）  
小子们拾的是头遍，  
王嫂拾的第二回。  
拾麦子拾到晌午错，  
连晒带饿眼发黑，  
急忙跑到河边去，  
喝了口河水解解饥。  
一天拾了一篮子底，  
两天拾了半簸箕。  
光怕老鼠拉了走，  
麦子放在瓦罐里。  
那一天，天又好，日头毒，  
把麦子晒了个焦焦的。（唱“砍头句”）  
拿起大棒槌哟，  
忙把麦子捶，  
砰砰捶一遍，  
捶在簸箕里，

揉揉又簸簸，  
塵土滿天飞。（轉“數落子”）  
把麦子，搓又搓，揉又揉，吹又吹，簸又簸；  
搓搓揉揉，吹吹簸簸，簸得淨淨哩。  
过了过升子过了过斗，（唱“流水板”）  
一季子共拾了一斗七。  
捎到集上把麦子糴，  
糴了大錢一吊一。  
風來雨去話兒多，  
日子長了我有体已。  
一天我在家中坐，  
想貨郎想得我入子迷。  
忽听門外小鼓响，  
見了貨郎配夫妻。

四姐 想是搞生意。

王嫂 四姐，你不知道，我說溜了腿了。

四姐 是說溜了嘴了，还是搞生意。

王嫂 是搞生意。（唱“流水板”）

打开箱子仔細看，

鬚鬚好得都出奇。

我問他鬚鬚值多少，

开口他要三吊一。

王嫂我就还了个价，

我一口还了两吊七。

四姐 嘟，王嫂哪！你把体已錢一下就給了人家啦，橫是

买上髢髢啦吧？

王二嫂（唱“流水板”）

貨郎摆手說不卖，

担上担子往正西。

一个髢髢沒买下，

終朝每日生气哩。

想髢髢想得不想用饭，

轉过来你二哥把我央祈。

他言說賢妻呀你吃饭吧，

丈夫給你买髢髢。

你二哥有些好朋友，

都在河边拉縛哩，（轉“數落子”）

走苏州，到杭州，走通州，到揚州，在苏、杭

二州买了髢髢。

俺的髢髢，它本是銀打的，金鑲的，翠玉的，

珍珠瑪瑙琥珀的，上边花草是活的，蚂蚱蚰

子頂上飞。（唱“流水板”）

自从俺把髢髢买，

一天沒戴是新的。

我把髢髢借給你，

小两口一塊兒看会去，

梳洗打扮整齐了，

你女婿槽头去备驴，

草驴閹驴都沒有，

借了个嗯啊老叫驴。（轉“數落子”）

老叫驴，不中騎，到路上，打前脚，尥后蹄，  
把你摔倒泥洼里，跌坏四姐不打紧，跌坏髻  
鬏拿啥赔？

你要是把俺髻鬏坏，叫四姐，来来来！

四 姐 (唱) 做啥哩？

王 嫂 (唱) 来来来，

四 姐 (唱) 做啥哩？

王 嫂 (唱) 你憑什么賠俺哩？

你憑什么賠俺哩？

四 姐 (唱“流水板”)

你把髻鬏借与俺，

小两口一塊兒看会去，

梳洗打扮整齐了，

女婿槽头去备驴，

草驴閑驴都沒有，

借了个噏啊老叫驴。(轉“數落子”)

老叫驴，不中騎，到路上，打前脚，尥后蹄，

那也摔倒泥窩里；俺女婿他会牽，小四姐

我会騎，他不会；我会騎，把嚼子勒得紧紧

的；不怕啥，怕啥哩？坏不了王嫂花髻鬏。

俺要赶会回来轉，叫王嫂，来来来！

王 嫂 (唱) 做啥哩？

四 姐 (唱) 来来来，

王 嫂 (唱) 做啥哩？

四 姐 (唱) 买一斤紅薯致謝你，